

**编者语:**本期栏目有图画书研究、书评以及作品研究等内容,所载研究文章不乏以新视角观照经典作品之文。其中,在图画书研究一文中,陈俊运用多模态认知诗学中的图型-背景理论解读儿童绘本的多模态表征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论及儿童在阅读绘本过程中的认知加工过程。黄凯一文以客观平视的立场对王泉根的学术专著在儿童文学研究中的主要贡献和尚存的不足作出了概括。在作家作品研究中,褚慧玲以后殖民理论的视角解读《柳林风声》,分析了后殖民主义时代西方中心式的种族优越性特征对作家创作的直接影响,从而追寻文学作品具有后殖民特征的原因所在。李琦通过对秦文君幽默风格的转型研究,透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儿童文学创作风格向“儿童心性”的转变。

## 儿童绘本的多模态特征与读者认知机制启用研究

陈 俊

(淮阴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淮安 223001)

**摘要:**儿童绘本是一种多模态语篇,其通过多种模态之间的协同作用来叙述故事。著名儿童绘本《我爸爸》除了充分利用多种模态共同叙事外,还构建了能够引起读者兴趣和注意力的吸引子,随着吸引子的变化,语篇中的图形与背景也会相互切换。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启动认知机制注意语篇中的图形与背景,从而更好地理解多模态语篇所传达的意义。

**关键词:**儿童绘本;多模态特征;图形-背景;我爸爸;吸引子;阅读认知

**中图分类号:**I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7)05-0001-05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7.05.001

### A Study on Multimodal Features in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and Readers' Cognitive Mechanism

CHEN Jun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y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uai'an, Jiangsu, China 223001)

**Abstract:** As one of multimodal discourses, children's picture book interplays to narrate its story. In addition to making full use of different modes to narrate its story, attractors are also used to arouse readers' interest and attention in the famous picture book *My Dad*. With changes of the attractors, figure and ground in multimodal discourse will be switched with each other. In the process of reading, readers can initiate their cognitive mechanism to pay attention to figure and ground in the discourse an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multimodal discourse.

**Key words:** picture books for children; multimodal features; figure-ground; My Dad; attractors; reading cognition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儿童教育,而作为儿童教育的一个重要载体——儿童绘本,其内容涉及文学、教育、科普等多个方面,因其具有趣味性、科学性、教育性,因而在儿童文学作品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从儿童绘本的文本特点看,其具有典型的多模态性,即由图像、文字、色彩等多种模态符号构成

的一种特殊语篇。这种以图像为主、文字为辅的具象性语篇作品更容易吸引读者的好奇心和阅读兴趣。因为受到图像、文字、色彩等模态的共同刺激,儿童不仅能够享受看图和读文的双重乐趣,阅读水平也得到提升。本文首先从回顾多模态语篇相关理论和认知诗学的图形-背景理论入手,然后综合运用这些理论

收稿日期:2017-06-23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优秀儿童绘本的多模态语篇特征与读者阅读认知研究”(2016SJD740029)。

作者简介:陈俊(1977—),男,江苏涟水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多模态及外语教学研究。

来分析儿童绘本的多模态特征以及读者在阅读这类多模态语篇过程中的认知加工情况,以便将来更加科学、合理地利用儿童绘本进行教育教学。

### 一、多模态认知诗学理论

多模态也称为多符号,即通过运用图像、文字、色彩、声音、肢体动作等能够传达信息的多种符号资源来构建语篇意义,从而实现交际的目的。Kress & Van Leeuwen 提出:“多模态特征是交际中使用语篇的一个重要特点。一种融合文字、声音、图像、动画等多种交流模态来传递信息的语篇是多模态语篇。”<sup>[1]</sup>对于这类多模态语篇的分析有别于传统语篇分析,传统语篇分析更多地聚焦于研究语言文字与语义结构的相互关系,而忽视了语篇中还存在除了文字以外的模态资源,这些模态资源同样对于语篇意义的构建起着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Kress等人以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基础,创建了多模态视觉语法分析理论,这为多模态语篇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即语篇分析不再局限于分析文字,还延伸到了包括图像、色彩、声音、肢体动作等多模态方面。多模态视觉语法分析理论运用Halliday所提出的三大语言元功能对图像、文字等模态进行分析,却未涉及读者在阅读(观看或使用)多模态语篇过程中的认知感受和产生的移情反应。

20世纪末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交叉的新兴学科——认知诗学(Cognitive Poetics),其理论基础主要是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以英国诺丁汉大学Peter Stockwell、以色列的Reuven Tsur为最初的主要代表人物。刘文、赵增虎提道:“认知诗学基于一系列与认知有关的语言结构和语言运用理论,试图把这些理论模型应用于文学文本的研究,以找到能把文学研究与语言和心智研究接通的方法。”<sup>[2]</sup>认知诗学关注读者阅读文学作品的心智过程,关注文学的技巧,这些技巧是人类思想的表现形式。Gavins & Steen指出,“文学是特定的人类经验”<sup>[3]</sup>。认知诗学是关于文学的阅读,就是将认知语言学和心理学运用于文学文本分析,是对文学的一种思考方式。而儿童绘本是融合了图像、文字、色彩等的多模态语篇,属于多模态文学一种。赵秀凤将多模态文学定义为“多种模态符号参与文学交流,协同作用共同创建文学意义和审美效果的文学作品”<sup>[4]</sup>。而将多

模态与认知诗学有机结合起来的重要人物是Alison Gibbons,她于2012年出版的专著《多模态,认知和实验文学》(*Multimodality, Cognition and Experimental Literature*)在多模态语篇的认知诗学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构建了多模态认知诗学的理论框架。这套理论框架适用于分析读者在阅读多模态文学作品过程中的认知体验,Gibbons指出,“多模态文学和传统文学的阅读体验存在诸多差异,尤其是在注意力、音响想象、视觉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sup>[5]</sup>。而人类认知的基本心理模式也是认知科学的基础,即图形—背景理论,该理论首先由丹麦心理学家Edgar Rubin于1915年提出来,他在其著作《视觉图形》一书中首次提到“人脸—花瓶图”,这是一幅二维的、图形与背景之间可以动态切换的图像。由此形成了图形背景的理论,图形就是指某一认知概念或者感知中突出的部分,即注意的焦点。背景是指为突出图形起到衬托作用的部分。Rubin的研究成果受到了格式塔心理学家代表人物之一Kurt Koffka的重视并采纳运用。在文学批评概念中与图形—背景理论最为对应的是前景化(Foregrounding),即指一种具有文学、艺术价值的东西的前景化,或者从背景中突出的技巧。Stockwell认为:“在文学阅读中,我们同样倾向于将某些具有特定形式的事物比其他事物更值得关注。在文学作品中除了图形可以被看作是前景化的事物,其他元素还包括视觉符号方面的,比如色彩、图像等。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容易被这些突显元素所吸引,而这些能够吸引读者的东西被称为吸引子(Attractors)。”<sup>[6]</sup><sup>18</sup>在文本中,新奇性是吸引子最主要的特征,它把读者注意力从一个元素吸引到另一个新的元素。在此过程中,我们会不自觉地用一个事物作为认知参照物去观察、说明另外一个事物,即选择某个背景作为参照点,以突出图形特征,这就是图形—背景理论中的突显原则。本研究将重点运用多模态认知诗学中的图形—背景理论来解读儿童绘本多模态的表征特点以及读者在阅读多模态儿童绘本过程中的认知加工过程。

### 二、理论应用

#### (一)儿童绘本的多模态叙事特征

本文选取著名的英文儿童绘本《我爸爸》<sup>[7]</sup>(*My*

Dad)为例,首先分析其多种模态的表征形式,然后运用认知诗学的图形—背景理论解读读者在阅读多模态语篇时的认知加工过程。该绘本的创作者安东尼·布朗于2000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大奖(Hans Christian Andersen Medal),他是一位被英国《卫报》誉为“天才”的超现实主义画家。《我爸爸》描绘了一个孩子心目中有时勇敢强壮无所不能、有时温柔无比、有时也会做一些傻事的父亲形象。该绘本可以说是作者对

所有父亲的献礼,然而从安东尼·布朗的生平看来,这一绘本是对自己已逝父亲的一种纪念。

安东尼·布朗表示:“在绘本《我爸爸》里,爸爸身上的黄褐色格子睡袍、睡衣和鞋都是自己父亲的衣物,多年来收在箱子里,上面还留着父亲的味道。”而睡袍上的格子图案不仅出现在爸爸身上,甚至还出现在该绘本的封面、环衬以及扉页烤面包机所烤出的一片非常特别的吐司上面,见图1、图2和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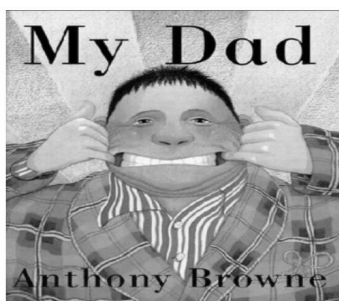


图1 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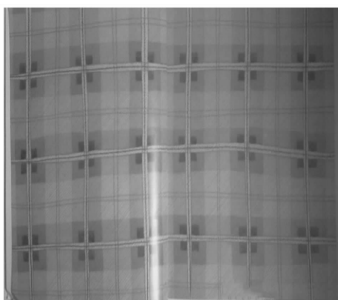


图2 环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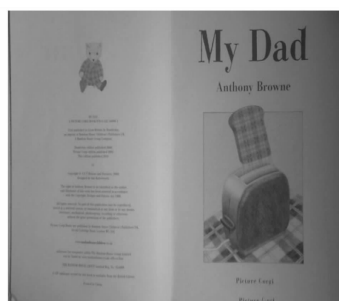


图3 扉页

可见,在安东尼·布朗的眼里,身穿黄色格子睡衣的父亲身影无所不在!另一方面,从多模态语篇分析角度来看,创作者充分地运用了黄褐色这一色彩模态去吸引读者的眼球,读者在拿到该绘本时,首先会被其鲜艳的黄褐色格子所吸引,进而读者的视线移动到黄褐色格子睡衣图像,这样就达到了创作者的创作意图。创作者在绘本中除了运用鲜亮的黄褐色,还使用了比较耀眼的红色和吸引人的绿色。

除了运用了色彩模态,安东尼·布朗还借助了其他叙事模态——图像和文字来传达意义。儿童绘本是由图像、文字、色彩等多种符号组合而成并能实现意义传达的一种多模态语篇。创作者在绘本中的图像、文字等模态运用独具匠心,例如用动物来形容“爸爸”在生活中的各种形态:“爸爸”饭量大得像马一样;“爸爸”游泳的速度与鱼一样快;“爸爸”像大猩猩一样强壮;“爸爸”快乐时像一头河马,等等。见图4和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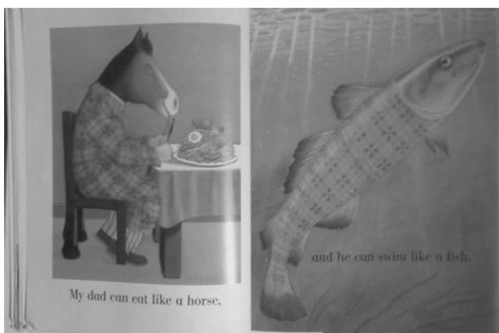


图4 爸爸像马、像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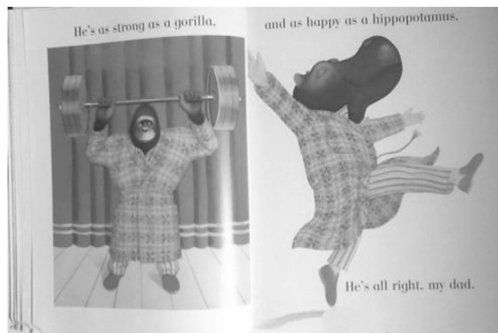


图5 爸爸像猩猩、像河马

这些图像都十分符合儿童读者的认知特点,使读者从绘本中的动物身上感受到“爸爸”所具有的勇气、力量、速度、强壮、乐观的特质。创作者将“爸爸”身上的这些特点通过具体的动物图像模态展示给儿童读者的同时,还辅助使用了文字模态,如图4中的

My dad can eat like a horse, and he can swim like a fish. (我爸爸吃得像马一样多,游得像鱼一样快。)图5中,He's as strong as a gorilla, and as happy as a hippopotamus. He's all right, my dad. (他像大猩猩一样强壮,也像河马一样快乐。我爸爸真的很棒!)就儿童

读者来说,如果他们对于绘本中的文字含义不是完全理解的话,可以借助绘本中“爸爸”被比喻成形象逼真的动物图像来增加对“爸爸”特征的理解。正如 David Lewis 所说,“图与文的关系是相互激励的,图像对文字的内容进行阐述、补充”<sup>[8]</sup>。这时在图、文模态共同叙事表达意义的过程中,图像起到主要的作用,文字模态有辅助说明图像含义的作用。

## (二)多模态儿童绘本的读者认知机制启用

具有图像、文字、色彩等多模态特征语篇的儿童绘本,比较符合儿童的阅读特点。多模态特征语篇中的图像、文字、色彩等多种模态协同作用,共同参与构建语篇的意义。儿童阅读这类绘本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调动自己的视觉、触觉等感官去解码绘本中图像、文字、色彩等模态符号所传达意义的心理认知过程。读者在阅读欣赏多模态语篇时首先会被特别的图像、文字或一些色彩等吸引子所吸引,这些突显的、成为注意焦点的元素就是图形,而暂时被用来参照的事物成了背景。

从绘本中“爸爸”跳过月亮和走高空绳的两个连续页可以看出,由于吸引子的变化可以使图形与背景相互转移,见图6。



图6 爸爸跳过月亮、走高空绳

当读者翻到图6左侧一页的时候,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是“爸爸”跳起来的图像,此时的“爸爸”依然上身穿黄褐色格子睡袍,下身穿蓝白相间的格子裤子(其实“爸爸”的这一着装一直持续到该绘本故事的结束)。Stockwell 认为,“在大多数叙事虚构作品中,人物是图形,他们所处的环境是背景。”<sup>[6]</sup><sup>15</sup> 安东尼·布朗为了表达出“爸爸”能够跳得高而且很棒的形象,将“爸爸”这一图像置于这样的背景下:夜空中闪烁的星星、月亮;地面上矮小的房屋、树木;

一只惊呆的小狗以及带着汤匙向右跑碗。这些周围的事物都显得那么渺小,因而都成了读者的认知参照物。这样“爸爸”的图像在图6左侧整个多模态画面中,便很容易成为读者注意的焦点,被突显变成了图形。读者阅读该多模态语篇时,眼睛首先会被周围参照物所突显的、穿鲜艳黄格子睡衣的“爸爸”形象所吸引。同时,读者再借助位于“爸爸”图像下方的文字内容,即“He can jump right over the moon”去领悟该多模态语篇的图像、色彩和文字符号协同作用所传达的“爸爸”很棒的含义。在图6右侧的图像中,“爸爸”就像一个技艺高超的杂技演员,他稳稳地走在绳索上,白云都忍不住给他戴上一顶雪白的皇冠!在“爸爸”的右侧,一双小袜子也不由得跟着他走起绳索来。此刻,读者观察到的画面是一个展开双臂、像杂技演员的“爸爸”,他稳稳地走在绳索上,依然是黄格子睡袍的打扮。如果读者首先将注意力集中在绳索上行走的“爸爸”身上,那么他就成了注意的焦点,是被突显的部分,“爸爸”就被前景化为图形,而“爸爸”脚下的绳索、绳索上五颜六色的袜子、地面上绿色的树林、头顶上蔚蓝的天空和几朵洁白的云彩则起到了衬托的作用,这些实体暂时成为背景。这是因为在蓝天、大地的背景下,绳索上行走的“爸爸”显得小了。“根据完形心理学的理论,图形的确定应遵循‘普雷格朗茨原则’(Principle of Pragnanz),即通常是具有完形特征的物体(不可分割的整体)、小的物体、容易移动或运动的物体更容易被视为图形。”<sup>[2]</sup><sup>24</sup> 此时,在蓝天、大地的大背景下,在绳索上移动的“爸爸”显得小了,便成为图形。袁文娟和马菊玲认为:“在文学阅读中,文本通过一系列吸引因子捕获读者的注意力,保持它们在读者阅读过程中的焦点地位,也可以中断或覆盖读者注意力,逐渐将其关注点转移到下一个文本特征。”<sup>[9]</sup> 在图6右侧的图像中,袜子、树林、天空和白云这些暂时被背景化的实体,也会因为读者的关注角度不同而发生变化。比如,读者会注意到“爸爸”所站绳索上夹着的各种颜色的袜子,此时袜子吸引着读者的注意,成了吸引子,而读者的兴趣和注意力马上又会被绳索上最右边的一双与众不同的袜子所吸引。这双袜子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们立在绳索上的,而不是被夹在绳索上,或者说他们被拟人化了,正学着“爸爸”的样子也在绳索上行走



呢!这时图形与背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换,原来被当作背景的袜子现在成为图形。在这图形/背景转换的过程中,读者的眼睛起到了控制的作用,而吸引读者注意力的元素是这些吸引子。读者凭借这些图像吸引因子和图像下方的文字符号“*And (he can) walk on a tightrope (without falling off).*”去理解“‘爸爸’还会走高空绳索,而且不会掉下去”这样很棒的形象就容易多了。

接着,绘本的下一页是“爸爸”和大力士摔跤以及参加跑步比赛,见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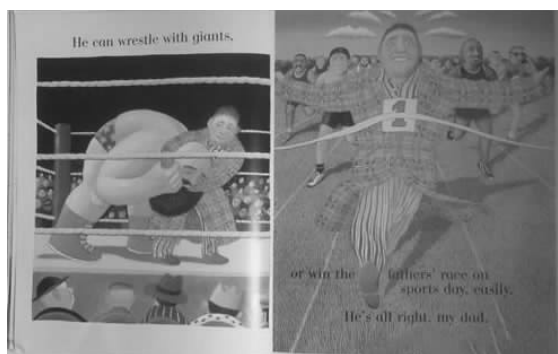


图7 爸爸摔跤、参加运动会

读者们都会觉得“爸爸”真的很棒,特别是儿童读者们更会将“爸爸”视作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在图7左侧中,“爸爸”勇敢的英雄形象是通过摔跤台上与大力士摔跤刻画出来的。“爸爸”将身强力壮的大力士头抱着,快要将大力士摔倒了,摔跤台下坐满着观看这场摔跤比赛的观众。显然“爸爸”和大力士被置于整个画面的中间,成为台下观众的焦点,读者观看到这一页,“爸爸”和大力士也就成了读者的关注点,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因而“爸爸”和大力士是图形,摔跤台和台下观众等周围环境起到了衬托作用,成为认知参照物,构成了背景。在图7右侧中,从“爸爸”跑在队伍最前列的位置以及“爸爸”胸前红色的“1”可以判断出,“爸爸”在运动会比赛中,应该跑了第一名。而让读者能够将自己的注意力聚焦在“爸爸”身上,并且意识到他得了第一名,是由于“爸爸”图像被前景化了。他身处蓝天下,身后是一起参加运动会的人员,这些是“爸爸”周围的背景。而最吸引读者兴趣和注意的应该是“爸爸”胸前红色的“1”,其鲜艳的红色和数字“1”都会给读者带来视觉上的冲击,从而引起读者的关注,形成了图形。

总之,在绘本《我爸爸》中,创作者综合运用了图像、文字、色彩等多种模态来叙述故事,传达意义。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调用自身感官系统注意到多模态语篇中所突显的部分,即图形,从而在大脑中构建起对多模态文本的感知意义。

### 三、结语

本文运用了多模态认知诗学的图形—背景理论对安东尼·布朗的儿童绘本《我爸爸》(*My Dad*)进行了尝试性的解读,发现该绘本以图像、文字、色彩等多种模态协同作用,叙述故事、传达意义。“爸爸”作为绘本的主角,贯穿整个绘本,紧紧地抓住读者的注意力,从而成为图形。但是,作为图形的“爸爸”有时也会因读者注意力的转移,而成了背景,原来作为背景的事物成为图形。因此,绘本创作者在创作时应多运用一些能够吸引读者注意力、抓住读者兴趣、引起读者共鸣的模态符号。绘本阅读者们应尽可能选择符合自身认知特点的、能够刺激感官系统且有教育意义的绘本作品。

### [参考文献]

- [1] KRESS G, VAN LEEUWEN T. *Multimodal Discourse: 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M]. London: Edward Arnold, 2001: 87-88.
- [2] 刘文, 赵增虎. 认知诗学研究 [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 [3] GAVINS J, STEEN G. *Contextualising Cognitive Poetics* [C]// *Cognitive Poetics in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2003: 1.
- [4] 赵秀凤. 多模态认知诗学研究——认知诗学研究的新进展 [J]. 外国语文, 2013(6): 43-51.
- [5] GIBBONS A. *Multimodality, Cognition and Experimental Literature* [M]. London: Routledge, 2012: 219.
- [6] STOCKWELL P. *Cognitive Poetics: An Introduction* [M]. London: Routledge, 2002: 18.
- [7] 安东尼·布朗. 我爸爸 [M]. 余治莹,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7.
- [8] DAVID L. *Reading Contemporary Picturebooks: Picturing Text* [M]. London: Routledge, 2001: 31-45.
- [9] 袁文娟, 马菊玲. 从“只可意会”走向“亦可言传”——《文本肌理: 关于阅读的认知美学》评介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2(4): 634-638.